

周大新文集
中篇小说

周大新／著
ZI WU

紫雾

周大新文集
中篇小说

紫雾

小说，在文集里占了一大部分，她是我的最爱。还在孩提小的时候，就对她产生了爱慕。上高小的时候，就开始读小说了；上初中时，读起小说来已经如痴如醉；上高中时，已试着把作文写出小说味；当兵之后，更对她爱得如胶似漆。到了我可以不必再为吃饭、穿衣发愁时，就开始正式学着写小说了。只可惜，几十年的忙碌下来，由于笔功一直欠佳，我没能将自己的小说打扮得更美，没能使她在小说之林里显得姒艳动人。我因此对她充满歉意。

人民文学出版社



周大新文集

紫雾

周大新 / 著
ZI WU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雾/周太新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周太新文集)

ISBN 978-7-02-011497-9

I. ①紫… II. ①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8293号

选题统筹 付如初
责任编辑 欧阳婧怡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印制 苏文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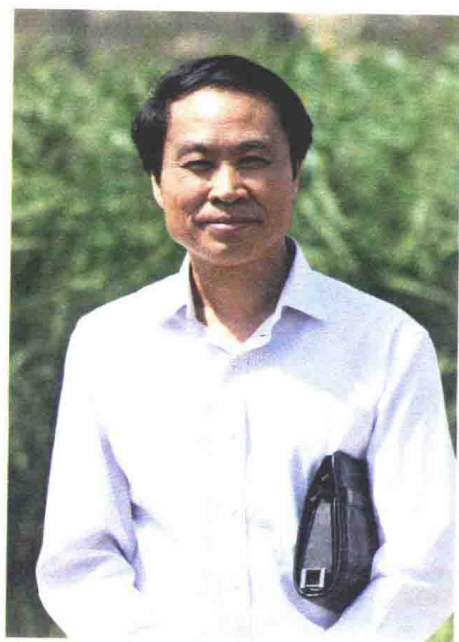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5千字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0.25 插页2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6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497-9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自序

自1979年3月在《济南日报》发表第一篇小说《前方来信》至今,转眼已经36年了。

如今回眸看去,才知道1979年的自己是多么地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的生活和创作会一帆风顺,以为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多得无限,以为有无数的幸福就在前边不远处等着自己去取。嗨,到了2015年才知道,上天根本没准备给我发放幸福,他老人家送给我的礼物,除了连串的坎坷和成群的灾难之外,就是允许我写了一堆文字。

现在我把这堆文字中的大部分整理出来,放在这套文集里。

小说,在文集里占了一大部分。她是我的最爱。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她产生了爱意。上高小的时候,就开始读小说了;上初中时,读起小说来已经如痴如醉;上高中时,已试着

把作文写出小说味；当兵之后，更对她爱得如胶似漆。到了我可以不必再为吃饭、穿衣发愁时，就开始正式学着写小说了。只可惜，几十年忙碌下来，由于雕功一直欠佳，我没能将自己的小说打扮得更美，没能使她在小说之林里显得娇艳动人。我因此对她充满歉意。

散文，是文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小说比作我的情人的话，散文就是我的密友。每当我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在小说里说出来时，我就将其写成散文。我写散文时，就像对着密友聊天，海阔天空，话无边际，自由自在，特别痛快。小说的内容是虚构的，里边的人和事很少是真的。而我的散文，其中所涉的人和事包括抒发的感情都是真的。因其真，就有了一份保存的价值。散文，是比小说还要古老的文体，在这种文体里创新很不容易，我该继续努力。

电影剧本，也在文集里保留了位置。如果再做一个比喻的话，电影剧本是我最喜欢的表弟。我很小就被电影所迷，在乡下有时为看一场电影，我会不辞辛苦地跑上十几里地。学写电影剧本，其实比我学写小说还早，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我就开始疯狂地阅读电影剧本和学写电影剧本，只可惜，那年头电影剧本的成活率仅有五千分之一。我失败了。可我一向认为电影剧本的文学性并不低，我们可以把电影剧本当作正式的文学作品来读，我们从中可以收获东西。

我不知道上天允许我再活多长时间。对时间流逝的恐惧，是每个活到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可能在心里生出来的。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布拉德福德·斯科博士最近提出了一种新理论：时间并不会像水一样流走，时间中的一切都是始终存在的；如果我们俯瞰宇宙，我们看到时间是向着所有方向延伸的，正如我们此刻看到的天空。这给了我安慰。但我真切

感受到我的肉体正在日渐枯萎,我能动笔写东西的时间已经十分有限,我得抓紧,争取能再写出些像样的作品,以献给长久以来一直关爱我的众多读者朋友。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出版这套文集的机会!

感谢为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付出大量心血的付如初女士!

2015 年春于北京

目 录

家 族	1
紫 雾	49
寨 河	86
步出密林	114
铁 锅	170
左朱雀右白虎	208
握笔者	260
十四 十五 十六岁	285

家 族

日头在天顶稍待了一霎,就开始向西滑。于是五爷的左脸上就沾了些黄;有几条横纹抖了一阵,又渐渐停下;两只浑黄的眸子凝了,直盯在那口空棺上。

那是一口黑漆棺材,榆木,薄底薄盖,四抬。

两个儿子和女婿正用条凳把那空棺支起来,让它头对院门,做着起棺的准备。棺前壁那个巨大的“奠”字,在日光下显出几分狰狞。

正屋里间,传出一声女儿轻微的呜咽。

(五子,你过来,爹把这个东西送你,你要好好保管!爹,这是啥?算盘!算盘?怎么没有珠儿?五子,你大了就会懂的!记住保管好,常看看它,记住了吗?……)

五爷猛地把头摇摇。

周五爷那个家族，很有些怪，隔那么一代，就总要出个傻子，这事柳镇的老辈人都知道，族谱上也有记载。

五爷是独子，不傻，按推理，下一代又该出了。所以五奶奶一嫁过来就有些慌。婚后不久，便在一个薄雾轻笼的早晨，扛一篮祭品，迈着带了弹性的步子，进了送子娘娘的庙门。她先小心而虔诚地在娘娘坐像前那个中间已烂了两个洞的蒲团上跪下双膝；然后摆上祭品：八个白面蒸的供香馍、一只炖鸡和一条炸熟的鲤鱼；然后点上一把棒香插在那个青色陶质香炉里，开始向娘娘恳求：您老开恩，赐俺一门儿女，只是不要傻子，倘若您老应允，俺初八、十八、二十八，逢八就来孝敬您……五奶奶话未说完，正燃着的棒香啪啪倒了四根，最后一根倒得有些勉强，晃悠了三下才最后倒下。五奶奶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回答，疑疑惑惑地回家，心绪不安地等待。

一些年后，真相大白：五奶奶生下三男一女，老大是男，叫大德；老二是女，叫云娇；老三是儿，叫小德；老四也是带把的，可惜长到十七岁，还只会说一个字：呀。于是五奶奶顿脚叫：送子娘娘你坏良心哟！啃了我的鸡，吃了我的鱼，临了还要塞给我个傻儿子，你不怕伤天害理？……

几年前的一个凌晨，天还不亮，正在梦中的五爷和五奶奶，忽然被睡在隔壁的小儿子呀呀叫醒。五爷用胳膊撞撞五奶，说：“你听，这傻小四不睡觉又在瞎捣腾啥？”五奶奶揉揉眼皮：“怪！这孩子平日都是一觉睡到天亮，没有这么早就醒的。”小四的叫声越来越响，且伴有脚步声，仿佛在屋内跑步。五爷就气得隔了墙骂：“你个小东西在干啥？快睡！”可那小四并不理会，叫声依旧。五奶奶就只得摸索着披衣下地。长子、二子和女儿都已结婚分开另住，只有这傻儿子还在跟着父母过日子。五奶奶推开隔壁的门，只见傻小四正在屋里跑，正

跑一圈，倒跑一圈，边跑边叫：呀、呀、呀，直跑得热汗淋漓。五奶奶有些纳闷：这孩子是怎么了？平日可没见过他这样干过。她喊了一声：“小四，你傻跑什么？”小四却只对她笑笑，依旧在跑，直到后来五爷拎了木棍进来，傻小四才止步。五奶奶回到床上躺下时，仍在自言自语：“有些怪，这孩子平日没这样干过！”五爷有些火：“怪什么？一个傻东西办事还能不怪？”“什么叫傻东西？”五奶奶立刻反驳，“我知道你一直在嫌弃他，你总觉得他丢了你的人！可那是我愿生的吗？还不是你们周家积的德！我当初就是跟一个和尚睡，也不会生出个傻子来！”“又来了，又来了，算我说错行了吧？”五爷败下阵来。

五爷仍站在原地。两三只雀儿从空中飞过，黑色的影儿在棺顶一掠。他直盯着两个儿子和女婿在棺前的动作，直到棺材两端的抬杠绑好，大德扭头对他说了一句：“爹，好了！”他才慢慢地移了步子，绕着那空空的棺材走了一遭。

（五子，你过来，爹把这个东西送你，你要好好保管！爹，这是啥？算盘！……）

他的脚掌重重磕着地皮。待一遭走完，他猛地转头，向女婿乔明低喝了一声：“拿鸡！”

堂屋里间，又传出一声低低的抽泣。

五爷在这柳镇上很有名气。因为他有一门家传的手艺：做“冥宅”。“冥宅”就是俗称的“棺材”。五爷一辈子不知道做过多少口棺材。哪家有了丧事，只要来找五爷，说：请您老给定个宅。五爷二话不说，只点一下头，把烟锅磕磕朝腰里一别，就拎了木匠家什，去到那家。到后再看一眼丧家备下的木头，问：要几抬？不论四抬棺、八抬棺、十六抬棺或是三十二抬棺、六十四抬棺，五爷都能做得漂漂亮亮，而且不论是枣木、青

冈木、松木，还是榆木、桐木、槐木，五爷做好漆成后，看上去都像上等的柏木棺材。五爷特别擅长漆工，单是一种黑漆，就能漆出三种色调、三种氛围、三种情绪来：“敬黑”，就是先在做好的白茬棺木上涂一种他配制的黑颜料，而后再刷黑漆，漆出后看上去黑明铮亮，直让人感到有一种什么肃穆的东西透进来，顿生一种尊敬，这种颜色多适于寿终正寝的有德行的老人。“悲黑”，就是直接在白茬棺木上连刷两道半黑漆，刷时漆刷与棺板成一定角度，这种黑让人看去立时生出悲来，这颜色多适用于夭折的孩子和病故的中年人。“败黑”，就是先在白茬棺木上涂一种他配制的白颜料，然后再刷黑漆，这样漆出来的棺材让人看后会生出几分怕来，这颜色多适于有过失而死的人，比如与人通奸被发现而自杀的女人等。

五爷给人定“冥宅”，酬劳嘛，自然有一些，丧家多是在他做的过程中，每顿饭给他摆上四个菜，放上一瓶宛城白干，结束时，往他兜里塞上十块八块烟钱。多了五爷也不要，五爷说，这叫积阴德。

但五爷现在已经不大给人定宅，年纪大了，那活干起来太吃力，再说手艺早已传给了儿子、女婿，有丧事让他们去干吧。五爷现在常常坐在老屋的南墙根，椅边放一张木桌，桌上摆了瓷壶和烟簸箕，渴了，对了壶嘴喝几口；烟瘾来了，往烟锅里面按上烟丝就吸，生活嘛，倒也惬意。

那日，五爷坐在山墙边晒太阳，五奶奶在一边濯着韭菜。五爷说：“哎，听见了吗？我这两夜里总做梦。”“做梦有啥稀奇！”五奶奶白他一眼。“总梦见爹交给我的那个无珠算盘。”“是那个框子？”“嗯。”“你爹也真是，上吊前还要把那个烂东西塞给你！”“那不是……”

“爹、娘。”五爷正要讲下去，话忽然被人打断，扭头一看，是分住在另一条街上的儿子大德。“有事？”五爷望着儿子。

“嘿嘿，有点小事。”大德晃了一下他那粗大的身子。他因为是头生子，把五爷和五奶奶当初积在体内的精华都吸了来，所以长得极是高大壮实，做一件褂子差不多要丈把布，五奶奶常常惊呼：乖乖呀，你这么个长法，我可怎么养活你！

“说吧。”五爷抿一口茶。

“七贤在卖蝈蝈笼子。”大德没头没脑地这样说，“一天能赚四块多。”

“他卖他的，与我们何干？”五爷的眉蹙了起来。

“嘿嘿，我也想开个店。”

“啥店？”五爷的眉蹙得越发紧了。

“棺材……店。”大德说得吞吐，而且声音很轻，像怕把爹惊着。

五爷的双唇慢慢张开，有一颗黄黄的牙齿露出来，潮红的舌尖一动，又停住，双眼直盯着儿子。

大德被爹的目光盯得有些难受，就低下头，默默地用手晃动着弃放在身旁的一个碌碡，那碌碡在他手下轻巧地摇晃着，俨如小孩手中的拨浪鼓。大德的力气全镇闻名，当年他结婚时，正逢下雨涨水，车和轿都没法使用，而预先选定的喜期男女两家又都不愿更改，恐改换日子会招来祸祟，于是新娘就只好用人去背。这背新娘的人自然得是大德。大德便拿一把油布雨伞去了岳丈家。两家相离二十来里，大德没让新娘脚踏一下地就背了来。中间蹚过几条河沟时，大德都是把新娘捧放到肩膀上边。据说新娘子韭叶原先对这门婚事还不太满意，但这一背让她对大德满心欢喜。三天回门后韭叶妈不放心地问女儿大德有些什么毛病，韭叶只管摇头，问到最后，韭

叶也仅羞红着脸说了一句：就是身子太重。也正是因为大德有力气，当初五爷向他传授做冥宅手艺时才传得最仔细——干这活首要的是力气。大德也学得最认真，差不多全承袭了爹的那套手艺。

“这主意是你想的？”五爷终于开了口，话音沉而低。

“我……嘿嘿。”大德有些惶恐，“也是……”

“知道棺材是什么吗？冥宅！冥宅都敢拿来买卖，亏你想得出！”五爷的声音提高了，“连死人住的地方都拿来卖钱了？”

“叫喊什么？有话不会跟孩子好好说？”五奶奶插了嘴。

“阴德！你连积阴德都忘了，阴德！知道吗？”五爷跺起了脚。

“那……那……就算了……”大德慌慌地后退着。

日头又斜下去了一点，空棺在地上的影子有些变长，五爷左手拎一只公鸡，右手攥一把菜刀，刀刃在鸡脖子上轻轻一抹，一股殷红的血顿时喷出。五爷于是就拎了那鸡，沿空棺走了一圈，步子阔大、急切，鸡血于是也急急地滴下去，在地上溅起几点灰尘，很快红成一个圆，围了那空棺。五爷站在圆圈外，慢慢地扔了刀和鸡。

（五子，你过来，爹把这个东西送你，你要好好保管！爹，这是啥？算盘！……）五爷望着空棺，眸子又慢慢凝住。

堂屋里间，又飘出一声女子的低泣。

那几天五爷受了点风寒，总咳嗽。一日傍黑，他正坐院子里咳，忽觉有一只轻轻的拳头在背后捶，捶得又柔又悠，使他顿时觉到了一阵舒服。扭头一看，原来是女儿云娇提个篮子蹲在背后，于是就立刻面露笑意，朝屋里叫：“她娘，娇儿回来

了。”五奶奶听见了，就一边扯围裙，一边眉开眼笑地走出来，接下来自然是母女间的亲热问候。因为只有一个女儿，五爷和五奶就特别地对云娇增了几分爱意。最初的问候过后，云娇就提起手中的篮子晃晃，甜甜地说：“爹、娘，俺给你们带了点刚割下的韭菜和小葱来，你们尝尝。听说爹咳嗽，我还特地带了点荷叶，待会儿拼两个鸡蛋煎煎，那东西吃了止咳，可灵验了。”“看看，看看，到底是娇儿想得仔细，在记挂着你。”女儿的话音刚落，五奶奶就对五爷开了口，“你平日总说两个儿媳好，可她们谁记挂你咳嗽了？”五爷于是就笑，没笑完却又咳起来。云娇见状，又立刻蹲下，在爹的背上轻轻捶，边捶边柔柔地说：“爹，你以后可要注意身子，你们二老多在一天，俺们做儿女的心就多安一天，虽说我们大了，可你们终究是个靠山。”这番话说得五爷的眼眶竟有些热，一颗老泪差点要滴出眼窝。云娇的会说话，不仅在周家兄妹中，就是在全镇的女人中，也都是数得着的。云娇要想找人办事，常是几句话就说得对方心动。云娇的丈夫乔明，就是她用一盆水加一番话得来的。乔明当初算是柳镇长得最俊的小伙，而且和云娇一样也是初中毕业。镇上很有几个漂亮姑娘在追他，他自然不会注意到长得平平常常的云娇望他时的热烈目光。可云娇不慌，她只是暗暗观察，待发现乔明每天傍晚都要从自己门前走过一趟时，她便预先准备了一盆脏水。那日傍晚，乔明刚走到云娇门前，云娇便“哗”一下把那盆脏水全泼到乔明身上。乔明被泼呆在那里。这当儿，云娇就哎哟着跑上去，一边后悔不迭地带着哭音叫：“天哪，是我眼瞎了，咋能泼到你身上！”一边就不由分说地把乔明拉到了自己屋里，而且不由分说地替乔明解扣脱衣，又不由分说地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了乔明身上，跟着便是替乔明洗衣烤衣，边洗边烤。云娇叹了口气：“唉，

也亏得了这盆水,要不,俺啥时能给你洗烤个衣裳,像你这样漂亮的人,俺能给你洗一次衣裳也算是福气!俺常常做梦,总梦见给你做饭洗衣,没想到这会儿成了真的,算是老天爷成全了俺一回!”几句话说得乔明胸腔发热,血流加速,禁不住就抓了云娇的手说:“你真是个好姑娘!”云娇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就软软地向乔明的怀里倒去……

当五爷眼窝里的那颗老泪刚刚化成雾时,云娇又轻描淡写好像顺口说出来的一样讲:“爹,有件小事想同你商量,乔明不是跟爹学过做冥宅的手艺吗?现在是个手艺都能挣钱吃饭。所以俺俩合计了一下,也指望靠这个手艺赚点油盐钱,想开个葬品店,你说行吗?”

五爷的身子微微一震,他未料到女儿也会提这个问题,嘴慢慢张开,又缓缓闭上。许久,才吐一口痰,说:“娇儿,做这种生意,是坏阴德的事,我怕不会有好结果,所以嘛——”待看到女儿脸上的失望神色,五爷又有些不忍,便稍稍改口:“不过,你们要是真想干,我也不拦——”

“太好了!”云娇听到这话,立时高兴地把脸贴在五爷肩上。

“啊,爹,谢谢你的同意。可你不知道,开葬品店只是我要走的第一步,我还有更大的计划!这计划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说,说了你也不会懂的!没有人注意到丧事办理这个角落,可这个角落里也能干出名堂!爹,你不会晓得,三个月前的那个下午,镇长他们坐在王老四的茶馆里,议论着镇上哪几家将会发达。他们说到了黄家,说到了秦家,也说到了杨家,可一次也没提我们周家。没有人看得起我们周家,我就偏要干出个样子让他们看看!我相信我能成功,我掂量过我的家底,我读过这方面的书,我去过城里的火葬场和公墓,我一定能

干成!”

“可是娇儿,”五爷拍拍女儿的头,“有件事我得告诉你,咱们家做生意可是不大利,当初你爷爷贩烟叶,钱听说赚了不少,可人最后是上吊死的,连他为啥上吊都没人知道。”

“放心吧,爹,我可不是我爷!”云娇站起身子,甩了下头发说。

云娇的“平安葬品店”开张三天,大德便也放胆在门前挂起了一个木牌,让儿子在牌子上用毛笔写了“周记棺材店”,而且立刻借了些钱,买些木头到家,开始做棺材。对云娇开店一事知道得最晚的,是老三小德。十天之后的一个中午,小德的妻子秋娥去杂货店灌醋,才无意间瞥见了云娇和大德门前的招牌,于是就快步回家,进了院门便对小德叫:“嗨呀,我的妈哟!你们周家净出能人!这不,你哥和你姐竟然开了棺材店!乖乖,靠卖棺材赚钱,他们不觉得丢人,我还觉得脸红哩!”秋娥对小德说话,常用“你们周家”几个字开头。这主要因为小德的身材与大德相反,长得颇矮颇瘦,使腰身丰满结实的秋娥总觉得跟了他有些憋气,于是说话时就常用“你们周家”几个字表示轻蔑。小德听秋娥说姐姐、哥哥都开起了棺材店,自然是不信,就笑笑:“又在瞎扯!”

“谁瞎扯了?不信你去看看!”秋娥一把就把小德从椅子上扯了起来。片刻之后,小德面孔发红地从外边走回。“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你们周家的人还能干出什么有模有样的事来?卖棺材,咯咯咯。”秋娥拍着腿笑起来。小德的脸于是就越发地红。半晌,才解释似的嘟哝:“他们大,咱小,不好劝的……”

日子不知不觉地流着。几月之后的一天,秋娥去街上买